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五輯

小腆紀年

(下冊)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214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三四種

小腆紀年

徐

鼎

弁言

本書是以省立臺北圖書館所藏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刊本（見該館編「臺灣文獻資料目錄」）爲底本，並參考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及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鉛印本，標點排印。原刊本每卷末尾俱載明「泰順林太冲（鶚）、福州謝定甫（宗善）、鎮寧宋左夫（光伯）、同里受業汪達利參校」字樣（汪達利，卽著者徐鼎「自序」中所稱「繕寫成帙」者），宋光伯在本書中且有兩處附入「按語」（一在卷十五、一在卷二十）。

原書係以干支紀日，今均添註陰曆日次；並於原有紀元下，附加公元年次。併此說明。（千祥）

自序

敍曰：世運治亂之大小，人心之邪正分之也。「易」之占曰：『坤變乾至二成「遯」，爲子弑父；至三成「否」，爲臣弑君』。「洪範五行傳」之言天人感應也，曰：『彝倫攸斁，彝倫攸斁』。彝倫斁，則人心未死、天理猶存，兵戈水旱之災，人力可施其補救；彝倫斁，則晦盲否塞，大亂而不知止。孔子之作「春秋」以討亂賊，所以明君臣之義，正人心而維世運也。兩漢近古，氣節未盡泯亡，其禍變亦數十年而即定。自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之季，人心披靡，倫紀蕩然。或一人而傳見兩史、或一官而命拜數朝；榮遇自誇，恬不知恥。故其間篡弑相仍，兩千年中可驚可愕絕無人理之事，層見迭出。蓋人心之變、世運之窮極矣！朱子憂之，作「綱目」一書，以昌明孔子之教，踵事「春秋」；而義例較淺顯，稍識文字者能讀之而知其說。於是愚夫婦亦曉然於君父之義、恍然於名節之防。故自南宋後七、八百年中，有遞嬗之世，無篡立之君。極微賤之人，知節義之重；則聖賢正人心而維世運之明效大驗也。

臣竊恭讀「純廟實錄」及「御製勝朝殉節諸臣錄序」謂：『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爲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身隕行陣，瑣尾間關，有死無二，在人臣忠於所事之義，實爲無愧。朕深爲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下及諸生、韋布、山樵、市隱之流懷』

慨輕生者，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凡賜諡者千六百餘人，入祀忠義祠者又二千餘人。命儒臣於「通鑑輯覽」之末，附紀福王年號，撮敘唐、桂二王本末，銓次死事諸臣。又命史館編明降臣劉良臣等百二十餘人爲「貳臣傳」、吳三桂等二十餘人爲「逆臣傳」。煌煌聖諭，至再至三。蓋以前聖人公天下之心，行後聖人正人心之教；大中正，超越千古。而史臣惑忌諱之私、稗史習傳聞之謬，漏略舛錯，不可究詰。臣肅仰遵純廟附書之諭，竊取「春秋」「綱目」之義，原本正史，博采舊聞，爲「小腆紀年附考」一書。考而知其梗概者，則王鴻緒「明史稿」、溫睿臨「南疆繹史」、李瑤「繹史撫遺」、黃宗羲「行朝錄」、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也；參考而訂其謬誤者，甲申三月以前，則吳偉業「綏寇紀略」、鄒漪「明季遺聞」、李遜之「三朝野紀」、文秉「烈皇小識」、錢駟「甲申傳信錄」、陳濟之「再生紀」、某氏「國變難臣鈔」、戴田有「桐城子遺錄」、「保定榆林城守紀略」暨「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貢舉考」也；福王南渡事，則顧炎武「聖安本紀」、黃宗羲「弘光實錄」、李清「南渡錄」、「三垣筆記」、夏允彝「幸存錄」、文秉「甲乙紀」、許重熙「甲乙彙略」、應廷吉「青燐屑」、戴田有「僞東宮僞后事略」、某氏「弘光大事紀」、「金陵贖事」、「揚州殉難觚」、「福人錄」暨各省郡縣志、諸家詩文集也；唐、桂二王事，則錢秉鐙「所知錄」、瞿昌文「天南逸史」、閩人「思文大紀」、劉湘客「行在陽秋」、沈

氏「存信編」、魯可藻「嶺表紀年」、馮甦「刼灰錄」、某氏「南粵新書」、「粵游見聞」、「東明聞見錄」、范康生「做指南錄」、何印甫「風倒梧桐紀」、楊在「紀事始末」、鄧凱「滇緬紀聞」、「遺忠錄」、「求野錄」、「也是錄」、黃晞「江陰城守紀」、某氏「贛州乙丙紀略」、徐世溥「江變紀」、沈荀蔚「蜀難敘」、鄭元慶「湖錄」暨閩、廣各志書也；魯監國及賜姓成功事，則馮京第「浮海紀」、鮑澤「甲子紀略」、陳睿思「閩海見聞」、汪光復「航海遺聞」、某氏「江東事案」、「江南義師始末」、「魯乘」、「舟山忠節表」、「江上孤忠錄」、黃宗羲「朱成功始末」、江東旭「臺灣外紀」暨臺灣、廈門志、海外諸遺老詩文集也。

臣肅入史館後，始創是書。壬子（一八五二）冬，乞假歸覲；奉命辦理團練。扞捭之暇，發家藏碑史，參互推勘，五歷寒暑。每夜登埤與諸同事相勞苦，輒舉書中忠義事，口講手畫；環而聽者，咸感喟不能自己。戊午（一八五八）春，揚州官軍移營浦口，士民額手相慶。臣肅亦解團練事，需次入都；屬門下士汪達利繕寫成帙。方冀故鄉友朋參訂譌闕，乃五載金湯、一朝瓦碎，向時家藏之書，燬焉無復存矣。登埤聽講之人，較書中死事之人爲更慘矣！獨臣肅以孑然之身，遠宦數千里外，烽烟未息，羽檄交馳；脫並是書灰燼焉，則臣肅所以仰遵純廟聖諭、竊取「春秋」、「綱目」之義，汲汲以正人心、維世運之愚衷，與不才之軀同忽焉沒矣。是則梓而存之之意也夫！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歲在辛酉）秋八月，六合彝舟甫徐肅自敘。

小腆紀年(附考)目錄

卷第一	自甲申年(一六四四)正月庚寅朔至己未日	(一)
卷第二	自正月丙申日至己未日	(三九)
卷第三	自二月庚寅朔至三月甲辰日	(七五)
卷第四	自三月乙巳日至丁巳日	(二七)
卷第五	自四月戊午朔至五月辛丑日	(八五)
卷第六	自五月壬寅日至六月乙酉日	(一二一)
卷第七	自七月至八月	(二七七)
卷第八	自九月至十二月	(三九)
卷第九	自乙酉年(一六四五)正月至三月	(三九五)
卷第十	自四月至閏六月	(四四五)
卷第十一	自七月至十二月	(五〇九)
卷第十二	自丙戌年(一六四六)正月至六月	(五七三)
卷第十三	自七月至十二月	(六五)
卷第十四	丁亥年(一六四七)	(六五三)

卷第十五	戊子年（一六四八）	（七二三）
卷第十六	己丑年（一六四九）	（七五一）
卷第十七	自庚寅年至辛卯年（一六五〇）	（七八九）
卷第十八	自壬辰年至丙申年（一六五二）	（八四三）
卷第十九	自丁酉年至己亥年（一六五七）	（八九七）
卷第二十	自庚子年（一六六〇）至癸亥年（一六八三）八月	（九四一）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十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 嘉謨

秋七月，明魯大學士張國維會師西興。

江上兵每日蓐食鳴鼓，登陸搏戰；日中，復轉舵還戍；率爲常。

徐謨曰：書大學士繫之魯何？以別於福京也。

癸丑（初四日），我大清兵克嘉定，明在籍前左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等死之。

諸鄉兵來者漸衆，李成棟遣其弟統數十騎求救於婁東之王師；鄉兵截擊於倉橋街，殺之幾盡。脫歸者泣於途曰：『我等皆高鎮勁兵，隨邢太太降後，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蠻子，殺我副將六員』。成棟聞弟死，日夜與諸將涕泣。然鄉兵本無將領，一聚卽鳥獸散，城上白旗招颺而已。成棟覘得實，合婁東兵大修戰具。吳志葵遣遊擊蔡祥（考曰：「嘉定屠城紀略」作蔡喬）以七百人來援，成棟銜枚襲之。祥持鐵簡登岸步戰，圍數匝；東關有徐福者往救，與俱斃。峒曾、淳耀於城上見之，慟哭相向；發大礮傷二人。成棟焚新涇鎮，破婁塘；峒曾、淳耀會鄉兵於婁塘之磚橋東，不下十餘萬，然擁擠紛呶如聚蚊。成棟分左右翼蹂之，相蹈藉死。或謂大勢

已去，宜爲十萬生靈計；峒曾等推案痛哭，裂招降榜，焚沿城民居，督運磚石。七月初三日，成棟盡銳來攻，舁板扉穴城；諸生馬元調以糞汁灰瓶拋灌之。成棟乃佯攻東門，而潛自北門水竇入；復爲大石所拒，不能克。是夕，有赤氣起北方，俄變而黑，長亘天。五更，大雨如注，守堵者不能立，城大崩。成棟薄東門上，峒曾與其子元演、元潔猶立睥睨間，呼二子去；曰：『我死國分也，祖母在，應代奉事，戀我何爲！』趨歸拜家廟，沉於池；未絕而兵至，引出斬之。二子亦被殺於孩兒橋。淳耀與其弟淵耀入草菴，索筆書曰：『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死此。嗚乎！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與淵耀分左右就縊死。張錫眉、董用圓、馬元調、夏雲蛟、唐全昌等皆同死。錫眉驅妾入水，方自溺。用圓抱其兄諸生用廣共溺，屍浮出，猶握手不解。錫眉字介玆，崇禎庚午（一六三〇）舉人；用圓字知淵，天啓辛酉（一六二一）舉人；雲蛟，字啓霖；元調、全昌，字未聞。又有王雲程者，亦貢生也（考曰：本「嘉定屠城紀略」）。明江西布政使夏萬亨、分巡道王養正、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史夏隆、通判胡綱、奉益王由本起兵建昌；城陷，萬亨等皆死之，由本走閩（考曰：「世表」：『由本以萬曆四十五年襲封』）。

萬亨字元禮，崑山舉人，由教諭歷遷西華、夏邑知縣。弘光帝使迎太后，擢江

西布政使；言者以爲驟，改僉事，分巡南昌。瑞州有保寧王（考曰：按「世表」：『保寧王紹炆，崇禎十六年爲李自成所掠』。當卽其人），避寇南昌。其舍人恣橫，執而笞之，一府洶洶將作難，居民亦譁然欲焚王府；萬亨撫定之。尋遷按察使，署布政司事。南京潰，奉母至撫州，尋入建昌。王養正，字聖功，泗州人；崇禎戊辰（一六二八）進士，由知縣歷知南康府。以平盜功，南都擢副使，分巡建昌。王域，字元壽，華亭舉人，爲宿州學正；以捍禦流賊功，歷工部主事。南都擢本部郎中，出爲建昌知府。劉允浩，字集生，掖縣人，崇禎癸未（一六四三）進士。嘗領鄉勇擊賊於萊州；謁選，授南昌推官。史夏隆，宜興人，與允浩同年進士。胡縝，桐城人。時南昌已爲降將金聲桓所據，士民謀拒守城。域曰：『事急矣！國無主不可以集衆』。乃與萬亨、養正等奉益王由本爲號。由本年少柔懦，不習武事，以戰守機宜委之永寧、羅川兩郡王（考曰：按「世表」：『永寧王由櫨，以萬曆三十九年襲封；羅川王由核，以萬曆三十一年襲封』。而「釋史」云：『永寧王慈炎』。其由櫨之子歟？俟考）；羅川乃與東鄉艾命新、艾南英約諸紳集義，得劉琦、楊獨龍、僧丹竹等三十六將，就南英家歃血訂盟；王、謝二巨室捐貲助餉，練鄉兵幾及萬人，分陣拒守，軍勢頗振。而保寧王者，私與我軍通，約內應。滇將趙印選以象兵援南都不及，假道還師；由本留之。戰既合，保寧王以火箭傷象，兵遂大潰亂。城陷

，由本奔旗塘佛舍，已遁入閩；永寧王走寧都，萬亨等俱被執。聲桓以萬亨能得民，將藉以撫徇諸郡；曰：『公從，當大任』。萬亨書絕命詞見志。聲桓不欲有害賢名，乃與養正等俱械送武昌；同日遇害。建昌士民哀萬亨等之忠也，瘞之沌沔河之側，題曰：『六君子之墓』。而同時以諸生殉難者，則南昌鄧思銘。初，思銘聞北都陷，號召諸生百餘人，習射、學技擊，名曰庠兵。請於有司，有司笑曰：『庠可兵邪？』衆乃散。既而建昌兵起，乃入王城幕參贊。城破被執，指金聲桓大罵。繫於竿首射之，連及六矢；思銘大吼曰：『經時不能殺我，技何劣也！』遂射死。

徐勣曰：羅川王所招三十六將，惟安仁僧丹竹爲最著。嘗從揭重熙襲撫州，猝遇王得仁；丹竹以步逐馬，刃及得仁面，幾獲之。後金聲桓過安仁，聞其病，遣九騎往縛之。丹竹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伏於隘，而單身入酒肆中。金騎見其僧，不知其卽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遽應曰：『我是也』。拔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遇伏，獲其二；再前再遇，獲其三；得歸者纔二騎耳。聲桓破廣信，丹竹以木橇置水中，而持長槍火箭逼之。聲桓兵乘舟遁，舟觸橇盡碎，多溺水死；丹竹盡其所獲而返。後率壯士邀擊王師之入閩者，馬蹶被殺。

明臨川在籍前吏部主事會亨應、揭重熙起兵撫州。

亨應字子嘉，崇禎甲戌（一六三四）進士；重熙字祝萬，崇禎丁丑（一六三七）進士。亨應官吏部文選主事，嘗以事爲御史張懋爵所劾，被謫歸。南都立，重熙由知

州擢吏部考功主事，而亨應以謫籍獨不赴。大兵已下南昌，金聲桓令王得仁徇撫州；亨應乃命弟和應奉父入閩，己與重熙暨艾南英募兵守禦。未集而騎已薄城下，衆皆散。

明在籍左春坊左庶子楊廷麟、左中允劉同升起兵贛州；擢廷麟吏部右侍郎、同升國子監祭酒。

廷麟字伯祥，清江人；舉崇禎辛未（一六三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同升字晉卿，吉水人。舉丁丑（一六三七）進士第一，授修撰；爲楊嗣昌所構，將逮治，旋獄釋。言者交薦；十六年（一六四三）秋，復授職方主事。同升亦以劾嗣昌，謫福建按察司知事；未赴，北都陷。同升馳檄十三郡，興義師；廷麟遇之南昌，乃大集澹臺祠，爲思宗發喪，誓師起義。弘光帝立，廷麟以左庶子召；同升以左中允召，未赴。宗室朱統鐔之誣劾姜曰廣也，誣廷麟招健兒有不軌謀，曰廣爲內應；弘光帝置不問，而所募兵竟以散去。大清兵既克南昌，袁州、臨江、吉安相繼下；已又取建昌，惟贛州孤懸上游獨存。廷麟乃與同升謀邀贛撫李永茂集紳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刻期大舉。王手詔嘉獎，擢廷麟吏部右侍郎、同升國子監祭酒。

明龍泉在籍工部右侍郎劉士楨起兵復泰和、廬陵。

士楨克二邑，守之。明年，吉安復陷，遣四子肇履入閩求援；而令季子醒升從

李陳玉起兵信豐，爲贛州聲援。贛破，避之南田。

明前汜水知縣胡定海起兵德興；敗績，死之。

定海一作海定，南昌舉人，官汜水知縣，致仕歸。貧甚，授徒德興海口之董氏。董亦義俠也，破家起兵金川，定海爲之聯絡鄉勇。洎王師取婺源，金川兵絕我糧道；乘王師之退，攻婺源，殺我長吏。聞王師將進討，徒步乞師於黃道周。比歸，海口已有兵；戰敗被執論殺，首既殊而屍僵立不仆。同死者爲揭新，不知何許人。

明德化□□李含初起兵復德化、瑞昌；尋敗死。

含初傾家起兵狼山，連破德化、瑞昌；王師未遑致討也。未幾，所部王拐子私款於九江守將余世忠，襲狼山；含初遇害。同死者：生員李映陽、武生唐扉、鄧士鳳、熊九鼎、宗麻子五人。

明德安□□郭賢操起兵復德安，遂復建昌；尋被執。

賢操連破建昌，而所部高長子私款於我，執賢操以獻。當事者方議撫，釋勿殺。明年四月，集衆圖再舉；我師偵得，環其廬焚之，獨賢操跳而逸。戊子（一六四八）金、王之亂，復投袂起；爲我九江守將所執，殺之。子七人，次良錫與從子良銓攻建昌時，中流矢死；三良鐸，從島兵營戰死。同起兵死者：德安諸生桂登魁、胡戒；登魁妾胡氏殉之。

明瀘溪知縣張載述、貢生魏一柱起兵拒守。

王師下瀘溪，以李光署縣事；一柱縛光送鄭彩礫之。與奮知縣張載述畫策守瀘，敗王師於密潭。

臣竊曰：同時樂平倪氏兄弟，吉水王寵、鄒氏叔姪事皆可傳，附志之。倪大顯者，與兄大恢、大登俱以勇力聞；饒州推官周損幣致之。損敗，歸督師黃道周；道周敗，從廣信曹大鎬。王得仁之屠樂平也，軍中聞大顯勇，爭致之。有僧長八尺餘，下馬搏大顯，大顯斫僧，應手頭落。已圍者數重，度不支，抽刀自刎死。大恢、大登被執，皆死。王寵、鄒文鼎與從子敬，皆吉水人。寵從劉同升起兵，往來臨、吉、撫、贛間。一日爲王師所獲，寵詭降；越日盡殺其伴，即載其旗幟以行。過新淦，峽江令見旗幟以爲本兵也，出迎江潯；寵遽起擒殺之，連破二縣。已而文鼎、敬起兵，寵與之合；戰敗，文鼎赴水死，敬被執見殺。寵復走脫，樹一幟，大書「追剿王寵」四字，呼殺賊而去。去既遠，王師始知其即寵也。後金、王歸明，遍招之不得；寵已入山死矣。

辛未（二十二日），明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募兵江西，以圖恢復。

廷臣請出關，而鄭芝龍輒以餉絀爲辭。會賜宴大臣，芝龍自以侯爵，欲位首輔上；黃道周爭以祖制武職無班文臣右者，終先道周，由是文武不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道周見芝龍無經略志，謂